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三十五回 燕市揮金豪公子無心結死士 遼天躍馬老英雄仗義送孤臣

且說常肅追上去，一把抓住了勝佛道：「你做什麼？凡是一個團體，這些叛黨賣友的把戲，歷史上數見不鮮。何況朱洪自首，到底怎麼一會事，還沒□分證明。我們只管我們的事罷！」勝佛原是一時激於義憤，沒加思索的動作，聽見唐先生這般說，大家慨嘆一番，只索罷休。勝佛因省城還未解嚴，多留了一天。次日，就別過常肅，離開廣州，途中不敢逗留，趕著未封河前，到了北京。勝佛和湖北制臺莊壽香兒子莊立人，名叫可權的，本是至交。上回來京，就下榻在立人寓所。這回為了奔走國事而來，當然一客不煩二主，不必勝佛通信關照，自有聞韻高、楊淑喬、林敦古一班同志預告立人，早已掃徑而待。到京的第一天，便由韻高邀了立人、淑喬、敦古，又添上莊小燕、段廬橋、余仁壽、劉光地、梁超如等，主客湊了□人，都是當代維新人物，在虎坊橋韻高的新寓齋替勝佛洗塵。原來的高本常借住在金、寶二妃的哥哥禮部侍郎支綏家裡，有時在棲鳳樓他的談禪女友程夫人宅中勾留。近來因為寶妃的事犯了嫌疑，支綏已外放出去，所以只好尋了這個寓所暫住，今天還是第一天宴客。當下席間，勝佛把在萬木草堂和常肅討論的事，連帶革命黨在廣州的失敗，一起報告了。韻高也滔滔地講到最近的朝政：「西後雖然退居頤和園，面子上不干涉朝政，但內有連公公，外有永潞、耿義暗做羽翼。授永潞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，在天津設了練兵處、保定立了陸軍大學。保方代勝升了兵部侍郎，做了練兵處的督辦，專練新軍，名為健軍。更在京師神機營之外添募了虎神營，名為翊衛畿輔，實則擁護牝朝，差不多全國的兵權都在他掌握裡。皇上雖有變政的心，可惜孤立無援。偶在西後前陳說幾句，沒一次不碰頂子，倒弄得兩宮意見越深。在帝黨一面的人物，又都是些老成持重的守舊大臣，不敢造作非常。所以我們要救國，只有先救皇上。要救皇上，只有集合一個新而有力的大團體，輔佐他清君側，振朝綱。我竭力主張組織自強學會，請唐先生來主持，也就為此。照皇上的智識度量，別的我不敢保，我們贊襄他造成一個虛君位的立憲國家，免得革命流血，重演法國慘劇，這是做得到的。」小燕道：「韻高兄的高見，我是很贊同的。不過要創立整個的新政治，非用徹底的新人物不可。象我們這種在宮廷裡旅進旅退慣的角色，盡管賣力唱做，掀簾出場，決不足震動觀眾的耳目。所以這出新劇，除了唐常肅，誰都不配做主角。所難的唐先生位卑職小，倘這回進京來，要叫他接近天顏，就是一件不合例的難題。而且一個小小主事，突然召見，定要惹起後黨疑心，尤其不妥。我想司馬相如借狗監而進身，論世者不以為辱，況欲舉大事者何恤小辱，似乎唐先生應採用這種秘密手腕，做活動政治的人手方法。不識唐先生肯做不肯？」超如微笑道：「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』佛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本師只求救國，決不計較這些。只是沒有門徑也難。」廬橋道：「門徑有何難哉！你們知道東華門內馬加刺廟的歷史嗎？」韻高把桌子一拍道：「著呀！我知道，那是帝黨太監的秘密集會所。為頭的是奏事處太監寇連才，這人很忠心今上，常常代抱不平，我認得他。」敦古舉起杯來向眾人道：「有這樣好的機緣，我們該浮一大白，預祝唐先生的成功。唐先生不肯做，我們也要逼著他去結合。」大家哄堂附和，都喊著：「該逼他做，該逼他做！」席上自從這番提議後，益發興高采烈，彷彿變法已告成功，在那裡大開功臣宴似的。真是飛鷲驚日月，借箸動風雷。直吃到牙鏡沉光，銅壺歌漏，方罷宴各自回家。且說勝佛第二天起來，就聽見外間一片謔浪笑傲聲裡，還混雜著吟哦聲，心裡好生詫異。原來勝佛住的本是立人的書齋，三大間的平房。立人把上首一間，陳設得最華美的讓給他住，當中滿擺著歐風的各色沙發和福瑞椅等。是立人起居處，也就是他的安樂窩。勝佛和立人雖然交誼很深，但性情各異。立人盡管也是個名士，不免帶三分公子氣。勝佛最不滿意的，為他有兩種癖好：第一喜歡蓄優童，隨侍左右的都是些□五、六歲的雛兒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乍一望，定要錯認做成群的鶯燕。高興起來，簡直不分主僕，打情罵俏地攪成一團。第二喜歡養名馬，所以他的馬號特別大。不管是青海的、張家口外的、四川的、甚至於阿拉伯的，不惜重價買來。買到後，立刻分了顏色毛片，替他們題上一個赤電、紫騮等名兒。有兩匹最得意的，一名「驚帆駃」，一名「望雲騅」。總數不下二□餘匹。春暖風和，常常馳騁康衢，或到白雲觀去比試，大有太原公子不可一世氣象。勝佛現在驚異的不是笑語聲，倒是吟哦聲。因為這種拈斷鬚鬚的音調，在這個書齋裡不容易聽到的。勝佛正想著，立人已笑嘻嘻地跨進房來，喊道：「勝佛兄，你睡夠了罷！你一到京，就被他們講變法，變得頭腦都漲破了。今天我想給你換換口味，約幾個灑脫些的朋友，在口袋底小玉家裡去樂一天，恰好你的詩友叔寬同蘇鄭□都來瞧你，我已約好了，他們都在外邊等你呢。」勝佛忙道：「啊，真對不起！我出來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已見一個瘦長條子，龍長臉兒，滿肚子的天人策、陰符經，全堆積在臉上，那是蘇胥；一個半乾削瓜面容，蜜蠟顏色，澄清的眼光，小巧的嘴，三分名士氣倒佔了七分學究風，那便是程二銘。兩人都是勝佛詩中畏友，當下一齊擁進來。勝佛歡喜不迭地一壁招呼，一壁搭話道：「我想不到兩位大詩人會一塊兒來。叔寬本在吏部當差，沒什麼奇；怎麼鄭□好好在廣西，也會跑來呢？」鄭□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我是為了宦海灰心，邊防棘手，想在實業上下些種子，特地來此尋些機緣。」叔寬道：「不談這些閑話。我且問你，我寄給新刻的《滄閣閣詩集》收到沒有？連一封回信都不給人，豈有此理！」勝佛很謙恭地答道：「我接到你大集時，恰遇到我要上廣東去，不及奉答，抱歉得很，但卻已細細拜讀過了。叔兄的大才，弟一不敢亂下批評，只覺得清淳幽遠，如入遼谷回溪，景光倏忽，在近代詩家裡確是獨創，推崇你的或說追躡草堂，或雲繼繩隨州，弟獨不敢附和，總帶著宋人的色彩。」鄭□道：「現代的詩，除了李純老的《白華絳趺閣》，由溫、李而上溯杜陵，不愧為一代詞宗。其餘便是王子度的《入境廬》，縱然氣象萬千，然辭語太沒範圍，不免魚龍曼衍。袁尚秋的《安舫移》，自我作古，戛戛獨造，也有求生求新的跡象。哪一個不是宋詩呢？那也是承了乾嘉極盛之後，不得不另闢蹊徑，一唱百和，自然地成了一時風氣了。」勝佛道：「鄭□兄承認乾嘉詩風之盛，弟不敢承教。弟以為乾嘉各種學問，都是超絕千古，惟獨無詩。乾嘉的詩人，只有黃仲則一人罷了。北江茂芳輩，固然是學人的緒餘；便是袁、蔣、舒、王，哪裡比得上嶺南江左曝書精華呢！」立人聽他們談詩不已，有些不耐煩了，插口道：「諸位不必在這裡盡著論詩了，何妨把論壇喬遷到小玉家中。他那邊固然窗明幾淨，比我這裡精雅，而且還有兩位三唐正統的詩王，早端坐在寶座上等你們去朝參哩！外邊馬車都準備好，請就此走罷！」勝佛等三人齊聲問道：「那詩王是誰？你說明了纔好走。」立人笑道：「當今稱得起詩王的，除了萬范水、葉笑庵，還有誰！」鄭□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他倆，的確是詩國裡的名王。一個是寶笏下藏著脂粉合，一個是冕旒中露出白鼻子。好，我們快去肉袒獻俘罷！要不然，尊大人就要罵我們自盲不識寶貨了。」說著這話，連叔寬、勝佛也都跟著笑了。立人氣憤立起身來，一壁領著三人向外走，一壁咕嚕著道：「誰斷得定誰是王，誰是寇！今天姑且去舌戰一場，看看你們的成敗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已望見大門外，排列著一輛紅拖泥大安車，一輛綠拖泥的小安車。請勝佛上了大安車，鄭□、叔寬坐了自己坐來的小安車。立人立刻跳上一輛墨綠色錦緞圍子、鑲著韋陀金一線滾邊、嵌著□來塊小玻璃格子的北京人叫做「□三太保」的車子，駕著一匹高頭大騾，七八個華服的俊童騎著各色的馬，一陣喧嘩中，動輪奮鬣，電掣雷轟般卷起□丈軟紅，齊向口袋底而來。

原來那時京師的風氣，還是盛行男妓，名為相公。士大夫憊於狎妓飲酒的官箴，帽影鞭絲，常出沒於韓家潭畔。至於妓女，只有那三等茶室，上流人不能去。還沒有南方書寓變相的清吟小班；有之，就從口袋底兒起。那妓院共有妓女四五人，小玉是此中的翹楚。有許多闊老名流迷戀著她，替她捧場。上回書裡已經敘述過了，到了現在聲名越大，場面越闊，纏頭一擲，動輒萬千。車馬盈門，不問寒暑。而且這所妓院，本是舊家府第改的，並排兩所五開間兩層的大四合式房屋，庭院清曠，軒窗宏麗。小玉佔住的是上首第一進，尤其布置得堂皇富麗，幾等王宮。可是豪富到了極頭，危險因此暗伏。北京號稱人海。魚龍混雜。混混兒的派別，不知有多少。看見小玉多金，大家都想染指。又利用那班揩鼻子的嫖客們力不勝雞，膽小如鼠，只要略施小計，無不如願大來。所以近來流浪花叢的，至少要聘請幾個保鏢。立人既是個中人，當然不能例外。閑言少表。

且說小玉屋裡，在立人等未到之先，已有三個客據坐在右首的象書室般敷設的房裡。滿房是一色用舊大理石雕嵌文梓的器具，隨處擺上火逼的碧桃、山茶、牡丹等香色俱備的鮮花，當中供著一座很大的古銅薰籠，四扇阮元就石紋自然形成的山水畫題句的嵌

雲石屏。三人恰在屏下，圍繞著薰籠。屋主人小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在一旁殷勤招待。三人一壁烘火，一壁很激昂地在那裡互相嘲笑。一個方面大耳，膚色雪白，雖在中年，還想得到他少年時的神俊，先帶笑開口道：「范水，你不要盡擺出正則詞人每飯不忘的腔調，這哄誰呢！明明是《金荃集》的側艷詩，偏要說香草美人的寄托。顯然是《會真記》紀夢一類的偷情詩，卻要說懷忠不諒，托諷悟君。我試問你那首沉浸濃郁的《彩雲曲》，是不是妒羨愛青，騷情勃發？讀過你范水判牘的，遇到關著奸情案件的批判，你格外來得風趣橫生，這是為著什麼來？」范水把三指拈著清瘦的尖下頰上一叢稀疏的短鬚，帶著調皮的神氣道：「陶令《閑情賦》、歐公《西江月》，大賢何嘗沒綺語？只要不失溫柔敦厚的詩教罷了！難道定要象你桀紂式的詩王，只俯伏在琴夢樓一個女將軍的神旗下，餘下的便一任你鞭撻答鳳嗎！可惜我沒有在大集上添上兩個好詩題：一個《簡內子背花重放感賦》，一個《題姪人雪中裸臥圖》，倒是一段詩人風流佳話。」旁邊一個三□來歲、沒留鬚的半少年，穿了一身很時髦的衣帽，面貌清映，氣象華貴，一望就猜得到是旗下貴人，當下聽了，非常驚訝地問道：「范公要添這兩題目，倒底包孕什麼事兒？」范水笑道：「這樣風趣橫生的事，只有請笑庵自講最妙。」笑庵想接嘴，外面一片腳步聲，接著一陣笑聲。立人老遠地喊道：「呀，原來你也先到了！伯獻，這件事，笑庵自己和親供一般地全告訴了小玉，不必他講，叫小玉替他講得了。」小玉漲紅了臉，發極道：「莊大人，看你不出，倒會搭橋。我怎麼會曉得？怎麼能講？」立人隨手招呼勝佛、鄭□、叔寬進門和這裡三人見面，隨口道：「小玉，你別急！等會兒，我來講給大家聽。」說著話，就給伯獻介紹給勝佛、鄭□、叔寬，都是沒見過面的，便道：「這位便是『宗室八旗名士草』詩人祝寶廷先生的世兄富伯獻兄，單名一個壽字，是新創知恥學會的會長。曾有一篇《告八旗子弟書》，傳誦的兩句名論是『民權興而大族之禍烈，戎禍興而大族更烈』。是個當今志士，也是個詩人。」勝佛道：「我還記得寶廷先生自劾回京時，曾有兩句哄動京華的詩句，家大人常吟詠的。詩云：『微臣好色誠天性，只愛風流不愛官。』真是不可一世的奇士！有此父，斯有此子，今天真幸會了。」伯獻道：「諸君不要謬獎，我是一心只想聽笑庵的故事，立人快講罷！」立人笑道：「真的幾乎忘了。笑庵，我是秉筆直書，懸之國門，不能增損一字。」笑庵道：「放屁！本來歷史是最不可靠的東西，奉敕編纂的史官，不過是頂冠束帶的抄胥；藏諸名山的史家，也都是借孝堂哭自己的造謊人。何況區區的小事，由你們胡說好了。」

立人道：「你們看著笑庵外貌像個溫雅書生，誰也想不到他的脾氣倒是個凶殘的惡霸。偏偏不公的天，配給他一位美貌柔順的夫人，反引起了他的多疑善妒的惡習性來。他名為愛護妻子，實在簡直把她囚禁起來。一年到頭，不許見一個人，也不許出一次門。偶然放她回娘家一次，便是他的皇恩大赦。然而先要把轎子的四面用黑布蒙得緊騰騰地，轎夫擡到娘家後放在廳上，可不許夫人就出轎；有四個跟轎的女僕，慢慢把轎子擡到內堂，纔能拋頭露面。而且當夜就得回來，稍遲了約定的鐘點，就鬧得你家宅翻騰。這已經不近人情了！有一次，冬天下雪的天氣。一個他的姨娘，不知什麼事觸怒了他，毒打了一頓還不算數，把那姨娘打得赤條條地丟在雪地裡，眼看快凍死了。他的夫人看不過，暗地瞞了他，搭救了進來。恰被他查穿，他並不再去尋姨娘，反把夫人硬拉了出來，脫去上衣，揸在板凳上，自己動手，在粉嫩雪白的玉背上抽了一百皮鞭。這一來，把他最賢惠的夫人受不住這淫威了，和他拚死鬧到了分離，回住娘家。他也就在這個時候，討了名妓花翠琴。說也奇怪，真是一物一制，自從花翠琴嫁來後，竟把他這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了，只怕花翠琴就是天天賞他一百皮鞭，他也綿羊般低頭忍受了。范水先生，這些故事都是你詩裡的好材料。你為什麼不在《彩雲曲》後，續一篇《琴樓歌》呢？」

那當兒，立人講得有些手舞足蹈起來。范水是本來曉得的，伯獻也有些風聞，倒把鄭□和叔寬聽得呆了。小玉裊裊婷婷地走近立人，在他肩上輕拍了一下，睨視嬌笑著道：「喂，莊大人你說話溜了韁了。且不說你全不問葉大人臉上的紅和白，你連各位肚子裡的飢和飽都不管。酒席也不叫擺，條子也不寫一張，難道今天請各位來，專聽你講故事不成！」立人跳起來，自己只把拳擊著頭，喊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不是小玉提醒我，我連做主人的義務全忘懷了。小玉，快擺起酒來，拿局票來讓我寫！」小玉笑嘻嘻地滿張羅，娘姨七手八腳照顧臺面。小玉自己獻上局票盤，立人一面問著各人應叫的堂唱名兒照寫；一面向笑庵道歉，揭露了他的秘密。笑庵啐了他一口道：「虧你說這種醜話。若然我厭惡那些話，聽了會生氣，老實說，你敢這般肆無忌憚嗎？一人自然有一人的脾氣，有好的，定有壞的；沒有壞的，除非是偽君子，那就比壞的更壞了。大家如能個個像我，坦白地公開了自己的壞處，政治上，用不著陰謀詭計；戰爭上，用不著權謀策略；外交上，用不著折衝欺詐；《陰符七術》可以燒，《風後握奇》可以廢，《政書》可以不作，世界就太平了。」勝佛拍案叫絕道：「不是快人，焉得快語！我從此認得笑庵，不是飯顆山頭、窮愁潦倒的詩人，倒是瑤臺桃樹下、玩世不恭的奇士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擡起頭來，忽見立人身畔、站在桌子角上的小玉，嚇得面如土色；一雙迷花的小眼，睜得大大的，注定了窗外。大家沒留意，勝佛也吃了一驚。隨著他的眼光，剛瞟到門口，只見氈簾一掀，已跨進一個六尺來長、紅顏白髮、一部銀鬚的老頭兒，直向立人處走來。滿房人都出乎意外，被他一種嚴重的氣色壓迫住了，都石象似的開不出口。小玉早顛抖地躲到壁角裡去了。立人是膽粗氣壯的豪公子，突然見這個生人進來得奇怪，知道不妙。然不肯示弱，當下丟了筆，瞪著那老者道：「咦，你是誰？怎麼這般無禮地闖到我這裡來！你認得我是誰嗎？」那老頭兒微笑了一笑，很恭敬地向立人打了一個千道：「誰不認得您是莊制臺的公子莊少大人。今天打聽到您在這裡玩，老漢約了弟兄們特地趕來伺候您。」立人扮著很嚴厲的樣子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兒，你要來見我，你怎麼不和我帶來的鏢師們接一個頭呢！」老頭兒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您要問他們嗎？膿包，中什麼用！聽見老漢一到，逃得影兒也沒一個。」勝佛聽到這裡，忽然心上觸著一個人，忙奔過來拉住那老頭兒的手，哈哈笑喊道：「你莫非是京師大俠大刀王二嗎？我和立人念叨了你多少年，不想■會在這裡，這多僥倖的事！立人我和你該合獻三千金，為壯士壽。」

那老頭兒反驚得倒退了幾步，喊道：「我不是王二，我是不愛虛名、只愛錢。老漢還不識這位大人是誰。既蒙這樣豪爽的愛結交，老漢也就不客氣地謝賞。」說罷，就向勝佛請了一個安。勝佛忙扶住了道：「我是戴勝佛，專愛結識江湖奇士，這一點兒算什麼。」老頭兒道：「原來是戴三公子，怪不得江湖上都愛重你好名兒。」立人被勝佛這麼一攬，真弄得莫名其妙，瞪著眼只望勝佛；又看看那老頭兒，只見還是威風凜凜地矗立不動。滿座賓客早已溜的溜、躲的躲，房中嚴靜地只剩了四個人。忍不住地問道：「我和戴大人已經答應送給你三千金，那麼你老人家也可以自便了。」那老人裝了一個笑臉道：「剛纔戴少大人說的三千金，是專賞給我的。眾弟兄還沒有發付，他們辛苦一場，難道好叫他們空手而回嗎？」立人這回也爽快起來了，忙接口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我再給他們兩千，歸你去分派罷。」那老漢還是兀立不走。勝佛倒也詫異起來，分外和氣地說道：「壯士還有話說嗎？要說，請說。」老頭兒嘲諷似開口道：「兩位少大人倒底還是書呆子，這筆款子難道好叫老漢上門請領嗎？兩位這般的仗義疏財，老漢在貴家子弟中還是第一次領教呢！那麼索性請再爽快一點，當場現付罷！省得弟兄們在外邊囉皂，驚動大家！」立人頓時發起極來道：「我們身邊怎麼會帶這許多款子，小玉又墊不起。這怎麼辦呢？」回過頭來向著勝佛和屋角裡正在牙齒打架的小玉道：「是不是？我們既出口了，其實斷不會失信。」那老兒道：「我們也知道兩位身邊不會有現款，好在有得是票號錢莊。沒法兒，只好勞動那一位大駕走一趟了。」立人道：「只怕我們趕車兒的一時叫不齊。」老頭兒道：「不妨事，我早預備下一輛快車候在門口。老漢伺候了一塊去走一遭。」立人和勝佛都驚訝這老頭兒布置得太周密了。

勝佛就站起來，拉了立人道：「咱們跟他去。那麼上哪一家去呢？」立人此時只答了一句：「到蔚長厚去取。」身不由主地跟著那老人回到門口，果然見一輛很華美的小快車駕著一頭菊花青騾子，旁邊還繫著一匹黑騾呢！只見那屋子四圍的街路上東一簇、西一群，來來往往，滿是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明明是那話兒了。那老頭子一到門外，便滿面春風地來招呼立人、勝佛上車，自己也跨上黑騾。鞭絲一揚，蹄聲得得地引導他們前進。勝佛在車箱裡和跨在車沿上的立人搭話。勝佛道：「今天的事全是我幹的。這筆款子你不願出，算我的帳，將來劃還你！」立人搖著頭道：「你真說笑話了！我們的交情還計較這些。倒是今天這件事來得太奇怪，怕生出別的岔子。化幾個錢滿不在乎。」勝佛道：「你放心。你瞧那老兒多氣魄、多豪爽、多周密，我猜准他一定是大刀王二。我們既然想在政治上做點事業，這些江湖上的英雄也該結識幾個，將來自有用處。這些錢斷不會白扔掉的。」兩人說說講講，不多會

兒，車子已停在蔚長厚門前。立人等跳下車來，那老頭子已恭恭敬敬地等候在下馬石邊，低聲道：「老漢不便進去，請兩位取了出來，就在這裡交付。」立人點頭會意，立刻進去開了兩張票子。開好了就出來，把一張三千的親手遞給老頭子，一張兩千的托他去分配。那老兒又謝了，隨口道：「老漢今天纔知道兩位都不是尋常紈袴，戴少大人尤其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。不瞞兩位說，老漢平生最喜歡劫富濟貧，抑強扶弱，打抱不平。只要意氣相投的朋友，赴湯蹈火，全不顧的。今天既和兩位在無意中結識了，以後老漢身體性命，全個兒奉贈給你們，有什麼使喚，盡管來叫我。不過我還有一個不知進退的請求，明天早上，我們在西山碧雲寺有一個聚會，請兩位務要光臨。」勝佛道：「我第一要問明的，你到底是王二？再者我還有叨教的話，何妨再到口袋底去細談一回。」老頭子笑道：「我是誰，明天到碧雲寺便見分曉，何必急急呢！口袋底請兩位不用再去了，我已吩咐了趕車的徑送兩位回府。老漢自去料理那邊的事，眾弟兄還等著我呢！」說完一席話，兩手一拱，跳上驢背，疾馳而去。這裡立人和勝佛只得依了他話，回得家來，商量明天赴會的事。勝佛堅決主張要去，立人拗不過，只得依了。

到了次日，勝佛天一亮就起來，叫醒立人，跨了兩匹駿馬，一個扈從也不帶。剛剛在許多捎雲蔽日的古檜下落馬，一進頭門，那老頭子已迎候出來。一領就領到了大殿東首的一間客廳上，齊齊整整地排開了六桌筵席。席面上已坐滿了奇形怪狀肥的、瘠的、貧的、富的、華絢的、襤褸的、醜怪的、文雅的一大堆的人，看見勝佛、立人進來，都站起來拍掌狂呼地歡迎。那老人很殷勤地請勝佛和立人分了東西，各坐了最高的座位，自己卻坐了中間一個最低的主位。筵席非常豐盛。侍席的人遍斟了一巡酒，那老者纔舉起杯來，朗朗地說道：「老漢王二，今天請各位到這裡來，有兩個原因：一是歡迎會，二是告別筵。歡迎會，就為我們昨天結交了戴勝佛、莊立人兩位先生，都是當今不易得的豪傑，能替國家出力的偉人。我們弟兄原該擇主而事。得了這兩位做我們的主人，我們就該替他效死。從今日起，凡我同會的人都是戴、莊兩先生的人，無論叫我們做什麼事、到什麼地方，都不問生死地服從。而且明裡暗裡，隨時隨處，每日輪班保護。這就是歡迎會的意思。第二是因為當今第一忠臣，參威毅伯、連公公的韓惟蓋侍御，奉上旨充發張家口。他是個寒士，又結了許多有勢力的仇家，若無人幫助保護前去，路上一定要被人暗害。這種人是國家的元氣，做大臣的榜樣。我聽見人說，他摺子裡有幾句話說到皇太后的道：『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，若猶遇事牽制，將何以上對祖宗、下對天下臣民！』你們看，多麼膽大，多麼忠心！我因欽敬他的為人，已答應他親身護送；又約了幾個弟兄，替他押運行李。擇定後日啟程，順便給諸位告別。」說罷，把斟滿的一杯酒，向四周招呼。滿廳掌聲雷動中，忽然從外面氣急敗壞奔進一個人來，大家面色都嚇變了。正是：

提挈玉龍為君死，馳驅紫塞為誰來。

欲知來者是何人，為何事，且聽下文。